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七目錄

內閣

丞相

文華殿大學士

王抑菴入閣

布衣拜大學士

六修國史

輔臣殿閣銜

宰相老科第

景泰從龍二俞

雜學士

閣部列銜

閣臣終喪

徐武功賴婚

李南陽相業

詞林大拜

親臣密賚

謝文正驟用

龍子

詞臣論劾首揆

閣部形跡

首相晚途

三相同氣

楊新都守制

閣部離合

首輔再居次

桂見山霍渭崖

輔臣掌吏部

張方二相

星相

內閣密揭

四宰相報恩

吉士不讀書

宰相別領

輔臣掌都察院

宰相出山

發餽遺

兩張文忠

野獲編卷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丞相

秦官以丞相爲第一主國柄漢因之唐以尙書令爲眞相而左右僕射佐之皆宰相職也武后改僕射爲文昌左右相中宗返正復舊名至元宗又改兩僕射爲左右丞相可謂名位俱正矣然是時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以故李適之張九齡去相位俱拜左右丞相罷政事歸本班則紊甚矣趙家以僕射爲眞相似合唐初

之制至徽宗改爲太宰少宰最爲不經南渡始復僕射之名爲真相如初制迨孝宗復改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雙拜古來丞相之名至是始正本朝以大臣入閣預機務此平章事之遺而銜稱殿閣大學士則宋昭文右相集賢左右之遺也

文華殿大學士

內府諸殿閣俱有大學士今爲輔臣兼職獨文華殿無之豈以主上日御講讀之所故不設此官耶惟永樂二十二年徐州人權謹者以賢良保科舉筮仕爲山陰陽縣丞坐事謫戍再以薦爲樂安知縣轉光祿寺

入爲文華殿大學士侍皇太子監國宣德元年以病乞
歸優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蓋是時殿閣大學士、備
侍從顧問未預機政也此後是官不復除直至萬曆三
十五年十月朱山陰以首揆武英殿太子少保滿一品
考晉少保兼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則自永樂甲辰
至今丁未已一百八十餘年矣明興除是官者僅見此
二人朱次年卽終是官

王抑菴入閣

王文端抑菴直以永樂二年甲申庶常爲文皇所眷不
數年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授修撰駕幸北京仁宗以

太子監國留黃淮楊士奇與直三人輔道固已儼然宰相職矣上再幸北京直在扈從進侍讀仁宗朝爲侍讀學士又以庶子兼讀學宣宗卽位進少詹事兼讀學英宗卽位爲先帝實錄總裁正統三年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六年以禮部缺人始命出閣部同尙書胡濙治事自此後雖拜吏部尙書加保傅三孤及奪師傅以歸不復兼學士至天順六年卒於家雖贈太保諡文端亦不及翰林一字矣初疑抑菴不過以詞臣爲卿貳耳及觀王墓誌與本傳中云王自言西楊不欲我同事內閣出我理部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則丁丑正月當

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蓋英宗復辟閣臣俱誅竄故直
猶以革少傅宮師爲幸也據此則抑菴先爲內閣輔弼
凡歷五朝前後幾五十年爲楊東里所擠始出理部事
其初固真相也而鄭端簡雷豐城王弇州諸公紀述宰
輔更不及此公何耶文端志傳出李文達諸公俱與文
端同事最久其言可信也

布衣拜大學士

余初謂文華殿無大學士惟洪熙有權謹一人及萬歷
丁未有朱金庭_庶耳不知尙有數人也洪武間禮卿主
事劉庸薦鮑恂等凡四人恂浙江嘉興人余詮湖廣安

吉人張長年直隸高郵人張紳山東登州人俱年七十餘明經通治體遣使召之相詮長年先至上見大喜賜坐顧問終日同拜爲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不允再辭始許之賜宴放還惟張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同時又有全思誠者字希賢松江上海人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敕致仕蓋國初之優禮隱佚至以秘殿高秩處之予固陋寡聞近始得睹於廖中允集中再書之以志余之不學

六修國史

楊文貞士奇初於建文朝爲太祖實錄纂修官永樂間

再修三修太祖實錄並爲總裁矣至宣德間修太宗仁宗實錄正統間修宣宗實錄又皆爲總裁以勞加進師保凡握史權者六次後來無與比者又主鄉試會試各二次真布衣之極寵也○嘉靖中張文毅治再主應天鄉試又再主會試與文貞畧同特未總裁國史耳

輔臣殿閣銜

宣德以後輔臣初次入直最重者卽入武英殿次之爲文淵閣其稍輕者則東閣俱稱大學士而祖宗朝則不盡然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其後則以學士入直者居多卽如近代正德元年王文恪鏊以吏侍學士

入直嘉靖六年翟文懿鑒亦以吏侍學士入直俱踰年始得尙書文淵閣此後則無不以殿閣大學士爲真相矣其入而復出者先朝如楊溥江淵等不具論只如天順六年徐有貞以武功伯華蓋殿出爲廣東參政尋謫金齒衛許彬以禮侍學士出爲陝西參政不復召李賢以吏書學士出爲福建參政尋召還岳正以翰林修撰出爲廣東欽州同知尋謫甘肅此英宗復辟後事也而憲武二朝無之其後則嘉靖四年楊一清以原任少傅吏書武英殿落殿銜出爲兵書總制陝西三邊逾年召還復入閣十八年翟鑾以原任禮書武英殿落殿銜出

爲兵書閱視九邊次年召還復入閣二十七年夏言以少師華蓋殿革孤卿落殿銜以吏書致仕未幾逮獄論斬前乎此後乎此但有崇進與斥削二端更無外補左官之事矣○自來閣臣初入俱稱直內閣自徐有貞驟得權遂以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武功伯掌文淵閣入銜人詫爲異今輔臣俱爲殿閣大學士無復直內閣之稱矣○其入閣而終不得大學士者天順後蕭鎡以戶書終許彬以南京禮侍終薛瑄以禮侍學士終岳正以邵武知府終呂原以學士終劉定之以禮侍學士終彭華以禮書終尹直以兵書學士終然皆正德以前事

也其爲大學士而不得預閣務者國初不具論宣德中則張瑛以禮書兼華蓋殿陳山以戶書兼謹身殿山改教小內侍瑛出領南部命再入閣已先卒而嘉靖六年則席書以少保禮書引疾得進兼武英殿致仕居京師仍給祿未幾卒

宰相老科第

宣德正統間三楊同在內閣時文貞不由科目起當國凡二十年爲最久文敏文定俱起洪武庚辰進士先後拜相文敏相四朝至正統庚申而歿於位其科第已四十年文定相三朝至丙寅亦歿於位則去登第已四

十七年二公存歿恩禮俱無缺可稱完福此後內閣輔臣其名行完珫禮遇盛衰不齊然自罷相溯釋褐之年俱未有及四十年者直至正德元年劉文靖健以首揆策罷則天順庚辰進士至是已四十七年嘉靖二年楊文忠廷和亦以首揆得請成化戊戌進士至是已四十

六年雖皆以主上新立君臣間齟齬以去而劉名重四裔楊功高一時後皆旋遭褫奪其勝九遷九命多矣唯

楊丹徒

一清

舉成化壬辰進士辭相位已十年至嘉靖

四年復起爲首揆時登第已四十四年謝餘姚遷由成化乙未狀元罷相已二十二年至嘉靖六年復起爲次

揆時登第已四十三年皆爲新貴張璪所擠謝僅半年
默默不得志毫無所建明而歸楊雖得四年然明攻暗
刺無虛日卒以簠簋之謗受譴罷去未久俱下世費銘
山宏由成化丁未狀元罷相已九年至嘉靖十四年復
起爲首揆時登第已四十九年抵任甫兩月暴卒於官
第則此三公者末路再出喪其生平多矣至世宗末年
嚴分宜以四十四年詞林致位上相窮極富貴身籍子
誅爲天下笑固不足言若徐華亭亦以嘉靖二年及第
至受世宗末命再相穆宗距其謝事之時亦已四十六
年雖云善去比及家而新鄭修怨幾至覆宗亦幸而免

耳鐘漏並盡古人所戒况先朝淳厚之風滴斷已盡諸公在事恩怨未免失平晚途悔吝頗多自取夜行者可以悟矣

景泰從龍二俞

景泰自郕王監國卽位推恩藩邸故臣以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少卿則嘉興府之嘉興縣人也以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則嘉興府之秀水縣人也二邑俱吾郡附郭同時同姓綱以生員習字選山以舉人副榜起綱次年卽以兵部左侍郎入內閣山次年亦至吏部左侍郎爲經筵講官尋因易儲綱加太子少保山加太子少傅

俱爲官銜二品而不得正拜六卿然得兼支二俸後山
密請復儲不聽遂引疾以優禮致仕天順元年卒綱於
天順復辟後再起南京禮部左侍郎成化二年致仕十
四年卒賜祭葬如例則景泰故臣所無者此邑中奇事
而故老已不能舉其姓名近始有梓其志銘者然銘中
止云各登亞卿而埋却官銜保傳等蓋天順間所作有
意諱之也又吾禾大拜者人但知呂原而不知呂之先
已有俞綱也綱字元立山字積之山子誥又蔭爲給事
中尤奇景泰己巳從龍恩又有郕府典寶成敬者陞內
官監太監則進士也陝西人以庶吉士授晉府奉訓坐

法官刑爲藩府內官因有是選尤奇之奇者

雜學士

宋有龍圖天章等諸閣以藏累朝御集閣必有學士命曰雜學以別於翰林本朝無此唯洪武三年置宏文館學士以胡鉉劉基等爲之至元年廢不復置洪熙元年復建宏文閣本年宣宗登極輔臣楊士奇等以印繳進各官俱還原任矣若殿閣及兩坊之有大學士乃宋昭文集賢觀文資政諸大學士比非雜學也

閣部列銜

國初閣部大臣惟以部次及官銜之大小爲次第不獨

重閣臣也如景泰元年辛未科廷試讀卷工部尙書石璞居工部尙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高穀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官銜璞又以乙科起家非詞林前輩蓋以坐部爲尊故抑戴銜於後也至成化五年己丑科讀卷則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商輅居吏部尙書崔恭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官銜亦宜以部序爲次而位置如此則以閣體重也其時去景泰初元將廿年時事已大不同矣至十一年乙未科讀卷商淳安以戶書學士萬曆州以禮書學士俱列吏部尙書尹旻之前則揆地之勢已大定自此循爲故事矣其後宏治四年辛亥邱文莊

以禮書入爲文淵大學士時王端毅爲太宰與邱同加太子太保遂用往例班行中壓邱之上爲邱所憎破謗以去亦可謂不知時變矣

閣臣終喪

弇州首輔傳云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是大不然景泰元年翰林侍讀直內閣彭時奏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敬蒙令旨令臣文淵閣辦事於今五月餘臣切思繼母如母義無輕重雖奪情自古有之今時又非向日多事之比聖恩曲全不加罪責其如良心何且更有一行旣虧百美莫贖等語疏再上景帝許其終

制而心不悅也至景泰三年三月服滿仍除前官不許復入閣至英宗復辟始以太常少卿再參機務此在楊新都之前未有羅倫疏也此後則景泰三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以母喪請歸詔許馳驛奔喪仍命喪畢卽理事至次年四月還京復入閣預機務六年正月始出爲工部尙書蓋歸里者八閱月景泰四年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學士王文以五月丁母憂歸至九月回京復任則歸里僅五月成化二年三月少保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丁憂奔喪以五月復來凡三月始爲修撰羅所駁自是閣臣無奪情直

至宏治中之劉博野以至今上之張江陵矣

徐武功賴婚

徐天全奪門封伯也尋爲石亨曹吉祥所搆僞作章疏
詆訕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因譖於上謂
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疏而滅其迹乃捕士
權同有貞下獄錦衣掌印都指揮門達拷掠士權瀕死
數四士權終無一言徐始得釋編戍金齒衛士權泰州
人博學負氣有貞感其恩以女字其子曹石敗有貞赦
還竟寒盟而士權不以爲怨又成化間御史李良者大
學士劉健弟子也時健當國良以女字其孫承學爲婦

良親歿已書於誌中刻石矣及正德初劉去位良詭云
女夭還其聘禮其女改適舉人朱敬良歷官至光祿卿
爲御史張世隆直糾其事良不能安以養病告歸則劉
晦菴尙家居洛陽無恙也不知歸時何以見其師○天
順初年故吏部尙書何文淵受業弟子知府揭稽奏文
淵於景泰間草易儲詔及上復位文淵子禮部主事喬
新逼文淵縊死以脫禍喬新亦告揭稽前任侍郎鎮守
廣東時代土官黃瑛爲易儲疏上命逮稽等赴京鞠之
若稽者亦如李良之叛師而甚焉者史云文淵自縊後
爲人所奏至差官啟櫛驗之果然但不知卽揭稽相訐

時石其禍又酷於石介矣

李南陽相業

李文達相業儘自奇偉如出建庶人於幽閉佐英廟作盛德事又如景帝崩上欲以汪妃爲殉文達云汪妃雖借后號然不爲郕王所寵且二女可念英廟用其言并出就外邸後來英宗上仙不許妃嬪殉葬且著令爲後世法豈非文達一言啟之哉近世議江陵奪情遂并李公地下之靈重遭詆斥而江陵亦追恨羅文毅詈爲無知豎子然李聞訃卽歸以上召畢襄事而起羅始以疏糾之張在位卽畱視事爲五賢所聚劾以九月

丁憂奪情次年三月始請歸葬初予假僅一月耳則似亦稍有間云

詞林大拜

本朝自英宗天順以後揆地尠不出詞林者惟正德十年楊丹徒以外僚入後無繼者至世宗登極袁石首以長史入則從龍恩也至六年丁亥而張永嘉用議禮以外吏驟取相位八年己丑而桂安仁繼之王辰方南海又繼之此時詞林遂大不振以往姑勿論卽桂安仁登第之歲爲正德辛未則楊慎爲狀元合庶常三十六人無一拜相者而楊以修擢終九年甲戌科則一甲三人

無庶常狀元唐舉僅五品講學十二年一甲合庶常三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舒芬以修撰外謫僅得復官正德庚辰科則一甲合庶常共二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楊惟聰外謫僅從外藩一轉問卿嘉靖癸未一甲三人無庶常而徐華亭以探花爲首揆斯爲創見而丙戌己丑兩科戊元龔用卿至祭酒丑元羅洪先僅止贊善合二科庶常四十人爲永嘉所惡俱授外官至無一人畱詞林矣壬辰一甲最爲不競首林大欽止修撰榜眼孔天允以王親授僉事探花高節以編修謫戊庶常惟呂餘姚一人入閣差強人意耳乙未狀元韓應龍止

修撰而庶常又有趙內江一人入相戊戌則袁慈谿以一甲繼之是年無庶常而張永嘉已先一年卒桂安仁則下世已久而夏貴谿自外吏入用事自此大拜不復有他官矣二十年爲辛丑科沈坤爲狀元官祭酒合庶常三十六人遂有五相出焉豈惟張桂諸公真能奪造化之鑪錘耶甲辰狀元秦鳴雷至大宗伯斯爲僅見是科無庶常丁未則李興化大拜爲首揆蓋宏治乙丑之後所不經見而庶常二十八人張江陵相公在其中雖一人已可當什伯而殷厯城亦得大拜庚戌則唐汝楫狀元官止諭德是年無庶常而榜眼李桂林爲相癸丑

陳諱爲狀元官止中允庶常二十八人而張蒲坂馬同
州爲相丙辰諸大綬己未丁士美二元俱至侍郎此二
科無庶常至壬戌雖不考館而首甲三公俱登揆地又
一時同朝則制科以來未有之盛其去張桂用事時恰
將六十年矣天運一周豈其然乎乙丑狀元范應期至
祭酒庶常二十八人則許新安沈歸德入相至隆慶戊
辰狀元羅萬化至禮部尙書而探花趙志高及庶常三
十人有陳南充沈四明王山陰朱山陰張新建于東阿
共宰相七人真詞林盛事二百餘年所僅有耳此後則
辛未一甲合庶常共三十三人無一大拜狀元張元忭

止諭德五品萬厯甲戌狀元孫繼臯至侍郎是年無庶
常丁丑一甲庶常共三十一人無一大拜狀元沈懋學
止修撰榜眼張嗣修至遣戍庚辰無庶常而狀元張懋
修甫授修撰匝歲亦削籍矣蓋壬戌戊辰極盛之後自
難其繼亦消息之恒理也癸未科則狀元朱國祚以少
宰在告李廷機以榜眼大拜葉向高以庶常同入相亦
稱盛事其他諸公嚮用方新且議定每科考選吉士將
來步武綸扉正不可屈指矣○詞林館元更爲不利自
成化甲辰科梁文康大拜凡五十年爲嘉靖乙未趙大
洲辛丑高南宇繼之辛丑至近科丙戌又將五十年矣

豈止無人入相卽官至三品者僅二人而丁丑先人
館元終於修撰癸未則李道統止司業而丙戌則李
美止檢討相連二科俱盛年早世尤爲恨事己丑則王
肯堂爲首以檢討外謫未出而壬辰之王象節乙未之
高承祚俱授史官旋終於任戊戌王宗植獨至宮庶以
聞亦卒辛丑王陞甲辰王國鼎並以初授官告終又連
五科

親臣密資

本朝臣下賜資視前代爲最薄且最爲有節然以親昵
特賜則間有之祖宗朝所不論如天順初錦衣掌衛事

指揮袁彬先賜白金三百兩及彩幣爲治第矣比娶婦
又賚以黃金三十兩彩幣八襲及生子亦如之嘉靖初
閣臣少傅張孚敬先以西第成賜白金二百兩及彩幣
矣又後以繼娶賜白金二百兩大紅蟒緞四襲夫營建
婚媾私事也而錫予如此一則蒙塵扈從之舊一則廟
廟崇勛之勞文武後先并拜橫賜且其恩禮符合非他
臣可比也然已爲非常之典矣至如江陵公以楚中建
第賜銀至千兩其數已太多至今上大婚何與臣下事
乃先以加巾卽受慈聖二百金坐蟒之賜禮成後加歲
祿百石又進其子世金吾秩又蔭一子璽丞此何說也

其不終宜矣萬厯十年今上元子生首揆張蒲州等諸公俱進官廕子尤爲本朝創建之事

謝文正驟用

謝木齋之拜相也以丁憂召用時宏治乙卯尙爲侍講學士從五品特起以少詹兼學士入直內閣因服未滿畱家又半年抵京甫到任卽陞正詹事由詹事二年卽晉太子少保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一時大臣崇進未有如此之迅捷者常見常熟楊憲副儀所作明良記云謝初在詞林上疏力止孝宗冊妃以故中宮德之後來推閣員一時殆盡俱不得旨最後以李長沙及謝名上

始並荷簡用其後中宮妹入宮上用內意欲冊爲妃謝
又奏娶堯二女爲比上是之竟以外廷力諍而止然則
文正初年直諫本非容悅而孝宗悞以爲德其在閣也
受上恩已厚娥英之事卽將順亦不爲嬖但焦泌陽因
之遂謂謝前疏逢迎孝康以致孝宗不祀則仇口無疑
矣○楊又云孝康之妹後嫁劉閣老長子時二劉同爲
輔臣爲博野耶爲洛陽耶是不可知然洛陽以剛直著
意之必博野然博野之去正坐草后父張巒誥命稽遲
得罪則必非姻婭矣

長沙李文正公在閤孝宗忽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詳
文正對云其子蒲牢好鳴今爲鐘上鈕鼻囚牛好音今
爲胡琴頭刻獸睚眦好殺今爲刀劍上吞口嘲風好險
今爲殿閣走獸狻猊好坐今爲佛座騎象霸下好負重
今爲碑碣石趺狴犴好訟今爲獄戶首鎮壓肩鳳好文
今爲碑兩旁蜿蜒蚩蚩好吞今爲殿脊獸頭凡九物皆
龍種此見之懷麓堂集者而實不止此又有憲章性好
囚饕餮性好水螭蜴性好腥鱉蚰性好風雨螭虎性好
文金狻猊性好烟椒圖性好閉口蚶多性好立險鰲魚性
好吞火金吾性通靈不寐此又見博物志諸書者蓋苗

裔其夥不特九種已也且龍極淫遇牝必交如得牛則生麟得豕則生象得馬則生龍駒得雉則結卵成蛟最爲大地災害其遺體石罅中數十年後始裂山飛出移城郭夷墟市所殺不勝計比人海往往爲大魚所噬卽幸成龍未幾輒殞非能如神龍應龍之屬變化壽考也又前代紀述中有感婦人而誕小龍者若漢高祖之母龍據其上乃生赤帝成炎劉不億抑更神矣○又龍生三子一爲吉弔蓋與鹿交遺精而成能壯陽治陰痿

詞臣論劾首揆

殿閣輔臣每有被彈章者然多出言路或庶僚間亦有

之其出本衙門者絕少至首輔尤罕見自孝宗初年有之以至于今然皆有所爲也宏治元年庶子張昇參首揆劉吉十罪則以孝宗從龍恩僅從諭德轉一階以賞薄恨吉也嘉靖四年詹事學士桂萼張璁等參首輔費宏受賄及居鄉不法以不得講官修書及主考諸差恨宏也七年詹事學士黃綰攻首輔楊一清則助張桂也八年詹事學士霍韜參楊一清則謂張桂去位係一清嗾給事陸粲劾罷之也此後又六十餘年而爲今上之十九年司業劉應秋論首揆申時行則以久淹南中也二十五年庶吉士劉綱論首揆趙志高諸罪狀則以將

散館恐外補先事脅持之也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兼讀
學郭正域參首揆沈一貫則以勘楚事異議也蓋持之
皆有故云惟成化二年修撰羅倫之糾首揆李文達今
上六年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之糾首揆張江陵則
以爲奪情大事有關綱常且就事論事未嘗旁及云○
成化初庶子黎淳以議者請追復景帝淳疏駁之因及
四輔商輅時淳被旨以獻詔希恩誚之矣至宏治初年
庶吉士鄒智追劾首揆萬安劉吉等雖云公論然萬已
去位其疏亦出御史楊鼎等手羅圭峯曾譏之

閣部形跡

孝宗朝君臣魚水千古美談至今人能誦其說乃其中
微有不然者則今人未必知也宏治初年上用劉博野
徐宜興劉洛陽三相時王三原亦初爲吏部尙書與洛
陽同拜命本相善也未幾博野欲處言官而三原救之
已微齟齬最後劉文泰事起邱瓊山最晚入閣陰爲之
主孝宗眷注頓衰三原因以見逐至上末年馬鈞陽以
十二年本兵加少傅改吏部最稱耆風洛陽公已爲首
揆李長沙謝餘姚次之三相咸負物望而劉華容新入
爲本兵戴浮梁亦起爲臺長二人俱爲上所重而眷劉
尤深因得非時召見造膝三接恩禮出諸貴上卽三相

所謂旨有不當上意亦與商確竄定三相有時反從劉問上今日何語意不無怏怏鈞陽第修銓曹職事不獲一望天顏亦稍稍懷妬矣孝宗上賓浮梁亦下世華容繼得請鈞陽銓試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題以譏洛陽不學亦先華容去位而閣部之隙遂開李長沙雖云持平然華容公甘肅一戍已不能救矣以爲不然何不觀宏治十七年召對事乎李謝二公在閣因孝肅周太后喪禮召閣臣入議葬事東陽遷因奏曰臣已七年不得見皇上矣其言懟乎感乎次年而鼎湖遂泣似此局勢即使孝宗猶在御華容公亦未必善去也君臣之際其

難如此寧獨桓使君撫箏能令謝安涕泣哉

首相晚途

武宗朝長沙李文正林下每談及正德初年未嘗不慟哭蓋追悔不及偕劉謝同行也丹徒楊文襄嘉靖初年罷官歸尋以作張永墓銘事奪職疽發於背每嘆爲小子所賣蓋追悔當年附會大禮之非終見辱於張永嘉也世宗末年嚴分宜被逐家居世蕃遣戍見所藏鏹輒掩之至欲獻之朝以助邊餉今上初年高新鄭被逐家居患末疾忿鬱無聊每書壁及几牖云精扯淡三字日以百數則華亭內江江陵諸郤在胸中已漸消化矣水

落石出興盡悲來理勢宜然或曰此諸公皆以無子故
晚稍醒悟只如近日江陵公其聰明豈出四公下而瀕
危惜忿愈甚戀戀權位薦人擠人至死不休則多男子
多後顧累之也此說亦有理○王與齡墓銘云世蕃爲
嚴相養子已見前卷

三相同氣

三朝以來受遺元老如正德末之新都楊文忠嘉靖末
之華亭徐文貞隆慶末之江陵張文忠俱受玉几導揚
事權特重且時局驟更百官總已幾同苗晉卿故事卽
三相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而同氣之間竟不能調停爲

世所姍笑新都之弟爲兵部左侍郎廷儀初以乃兄故從禮部調吏部後頓失權遍騰謗於縉紳至謂新都附麗逆瑾以進後首揆去國諸彈章亦預聞焉華亭之弟爲南京工部右侍郎陟以浮沉卿寺不得大用痛恨其兄至於訐陰事登之白簡華亭罷相故用先忌日以苴麻迎之道左江陵之異母弟舉人居謙因公子就試勒其辭疾不入閤居謙歸至南陽府悒鬱而歿太夫人哀痛成疾江陵庚辰屢疏乞歸全爲此事甫踰年身亦不起矣三公者勛名蓋代故非經常宰相若責友于似尙有慚色

楊新都守制

李南陽之奪情識者訾之羅一峯糾疏詞旨極峻當時有以爲過者以李受憲宗異眷不忍辭也楊新都丁外艱武宗亦固畱之至三疏而後得請是時給事中范尙亦疏請允楊歸且引張九齡起復見譏後世爲比其旨嚴而詞婉最爲得體新都不以爲忤求去益決爲國爲家真兩無負江陵公聞喪爲上勉畱時史臣吳趙兩公救正之疏大都與范給事同無奈羣小脅持竟惑邪說反謂二門生背叛門牆加以廷杖迄不能止言者雖身畱而禍釀矣江陵歿未一年而新首揆蒲坂亦遭內艱

此時前車方戒，萬無留理。然蒲坂甫出春明，而時局遂又大變。乃知江陵寧冒不韙，必不肯一日舍綸扉。蓋亦非得已也。○新都奔喪到家甫一月，而守催之行人已至上疏哀控，乞守制優詔不允。又差內臣右監丞秦用賫敕召起新都，又苦辭，上始聽終制。命服闋，敦勸來京。至制滿，上復遣行人賫敕促之還朝。又再辭而至。

閣部離合

正德初，劉謝去位，長沙當國。焦芳從吏部，劉宇從兵部。先後入閣。張綏以郎署，職拜太宰。曹元亦進本兵。皆逆瑾所引，膠互弄權。咸不知有首揆。李公調停其間，僅亦

有補救而已瑾誅誚附麗者俱敗又二年長沙謝事楊
新都以疎遠驟膺八柄梁南海費鉛山佐之楊丹徒以
才諳領銓一時在爭俱人望號同心雖主上惑於貂弁
批政日聞賴諸公匡救彌縫有楊遵彥臣清於下之譽
未幾陸全卿爲吏部王晉溪爲兵部二人才而貪險內
結權豎外通逆藩雖揆地益以蔣全州毛東萊俱厚重
長者楊梁協力鼎足承君然與吏兵兩曹外交懽而內
水火日夕相猜防迨寧事底平武宗亦升遐二人先後
誅賊內閣獨建捧日之功而世宗入紹時局一新矣

首輔再居次

輔臣首次之分極於正嘉間而首輔復遜居於次亦於

於此時正德十年楊新都廷和丁艱梁南海儲代居首

三年矣十三年冬新都再至梁仍居次遂終以次相策

免嘉靖十年張永嘉字敬去位李任邱時代居首次年

永嘉再起李仍居次十四年永嘉致仕李又居首未幾

費鉛山宏從田間起再當國李仍居次甫三月而費卒

於位任邱始稱首揆二十三年翟諸城鑾去位嚴分宜

嵩代居首已二年矣夏貴溪言從田間起再當國嚴仍

居次凡二年而夏極刑嚴始復稱首揆此後又四十餘

年爲今上辛卯申吳縣時行去位王太倉錫爵未至趙

蘭谿仍首揆將兩歲太倉蒞事趙仍居次甲午太倉致政趙始得稱首揆是時位諸公上者其才望其寵眷遠出踵起者數倍諸公亦用柔道承之甘心雌伏終保無咎如分宜者且因而快夙隙焉養晦之效如此

桂見山霍渭崖

議禮初起桂萼爲首而張璁次之旣而張以敏練得上眷先入相桂遲二年始繼入其信用俱不如張意不能無望時魏莊渠校以講學負重名久滯外僚桂引入爲祭酒每奏對俱托之屬草上每稱善張自覺弗如偵知其故乃徙魏太常罷其經筵入直桂始絀矣始王文成

再起兩廣賈張桂薦之至是魏與王爭名相軋王位業
已高譽亦遠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移怒於王直至
奪其世爵且令董中峯肥於武廟實錄中譏刺文成縱
兵劫掠南昌爲之一空皆懟筆也至於佐禮部時舉成
化三年例令科道互相糾最爲罔誕蓋成化本無其事
特借以洩其私忿耳霍渭厓韜初以明倫大典得拜禮
部尙書蓋上徧賞議禮功也霍獨五疏抗辭不受及永
嘉爲陸粲所論乃出疏代張辨且力攻楊逵菴及四郊
議起又力攻夏貴溪并及永嘉以至銀鑄下詔獄後雖
復職屢與夏爭訐至數十疏終不能勝及瀕死尙以子

不第欲劾考官蓋福隘亦張桂之亞云○霍佐吏部薦人材舉詞臣豐熙楊慎則議大禮成者刑部郎唐樞則以大獄編氓者知縣陸粲則故給事中論張桂及霍者其能不修枝又如此至得蔭不與其子而推之長姪人尤以爲難云

輔臣掌吏部

內閣輔臣主看詳票擬而已若兼領銓選則爲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有之自正德間焦泌陽始焦依憑逆瑾破壞典制固不足道然不過數日事耳世廟以方南海出署自係議禮驟貴得此異眷非成例也然方亦故

太宰卽在部不及一月至末年乙丑嚴常熟以從冢宰
大拜以待新宰未至暫管部事遂至兩月總不過守故
官耳惟三十五年丙辰之二月呂餘姚出署部事則專
司考察雖旬日還閣而事體大紊矣馴至穆宗之三年
高新鄭以故官起掌吏部初猶謂其止得銓柄耳及抵
任則自以意矜首揆李興化條旨云不妨部務入閣辦
事比進首揆猶長天曹首尾共三年則明與所僅見也
呂餘姚之掌銓也以故太宰李古冲得罪下獄論死分
宜欲盡祛其所登進者乃授意於呂令考察太僚分三
等其上等爲尙書吳鵬許論等侍郎嚴世蕃趙文華董

份等而二等則侍郎鄢懋卿楊順等俱注上考尙書葛守禮等爲最下俱罷去其黜陟大抵如斯矣後今上癸卯郭明龍署部議奪大臣諡數人而呂文安與馬郭尋以楚事去位其說不果行。○呂從內閣丁艱歸遂不復召至今上初年忽問左右故輔臣呂本在家安否皆不敢對江陵公聞之大怒召其子禮部主事名兌者譙呵甚苦兌震懼辨析哀楚遂請告歸尋以察罷上此問必非無因然其故則不可得而知。○呂還故地吳鵬卽以工部調吏部與分宜爲一體在位六年以劾去趙文華卽論李太宰者趙以工部右侍郎視江南師回適大司

馬楊蒲坂以憂去趙謂可唾手得之乃不用而用許靈
寶趙切齒恨之分宜亦以曾薦李冀其報而李在部每
持正不阿又驟得上寵行且入相益畏惡之因合謀撫
李部試策問惡語訕上令趙上之上果震怒冀李大辟
呂旣列趙於上等上益委信之不匝月卽用劾李功峻
遷趙爲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再出視師其冬又加少保
蔭世襲錦衣矣

張方二相

嘉靖議禮諸臣其最專愎者無如張蘿峯字敬最和平
者無如方西樵獻夫當大獄起時張署都察院方署大

理寺張欲坐前尙書顏頤壽等奸黨紊亂朝政律盡誅之方力諍至具疏欲劾張桂二人且棄官歸乃得末減頤壽等僅罷官去其解縉紳之禍不小矣方長吏部時創議革外戚世襲侯伯及入閣後上欲論決故建昌侯張延齡時張蘿峯居首揆雖諍之僅以傷昭聖太后心爲言方疏乃云陛下居法官之中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其犯顏至此若永嘉者無論他事卽一彭澤也初以吏部郎中考察降兩淮運副已陞辭去矣時張尙爲兵部侍郎疏救之得還原職又薦爲諭德尋躡進太常卿此何說也至其惡夏貴谿令澤誘薛侃上疏又

令引夏言指授以殺之此等舉動全是鬼蜮心腸究竟
爲世宗神明暴其密疏於朝貴谿還職侃編氓澤遠戍
不知當時永嘉何顏以對世宗何辭以謝彭澤也彭澤
南海人正統進士非大司馬彭澤也大司馬號幸菴蘭
州籍長沙人宏治庚戌進士謚襄毅○席元山書亦以
議禮貴者其愎戾亦似桂見山但良心不甚泯如稱楊
新都見之章疏者曰廷和實社稷臣其不沒公論如此
非如張桂霍疏中動指楊爲奸逆也席又薦議禮忤旨
得罪學士豐熙等尤爲不易得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鳴鳳者素精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卽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棲枳棘且命數已定卽就選亦必不諧張尙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卽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蕭鳴鳳浙之餘姚人

· 內閣密揭

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內則會極門俱有號簿惟內閣獨得進密揭蓋心膂近臣非百司得比近日言路遂指以爲奸藪欲盡行停格不知轉移聖意全恃此一線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且司禮諸大璫亦得借相公爲重以挽回於內又非廷臣交結近侍者可同日語以故向來重譴言官往往內閣密揭得此從輕處此其驗也自言路此言入而上意亦不疑至密揭亦多不報揆地遂束手無策付之浩歎而已○閣中密揭雖祖宗朝皆然然惟在事則行之耳嘉靖中萬厯初有

在籍在塗而用之者永嘉江陵二張文忠是也彼時臣
主如一人忤者立見奇禍始得度外作事要之非體矣
頃年婁江王相公因上屢召不出始以密揭進諫遣家
人王勉賁入京勉爲王五之婿卽東阿于相公作五七
九傳中之一也道經淮上李修吾中丞欸之大醉因潛
發篋得之初欲改易知爲王相孫時敏之筆但抄錄而
仍封之此揭未達御覽而東南正論諸公南京臺省諸
公已家有一通矣李爲婁江癸酉鄉試門生師弟最相
得與其同年周元孚宏禴俱受國士之遇先皆在謫籍
皆因時望欲內擢之李時已別得路乃作書力辭謂以

庸衆人待我周遂轉尙寶而李爲山西提學副使然王
益心重李愛敬之稱道不容口至此婁江從山中膺召
李候問執禮愈虔王方倚爲心膂手書娓娓論時事因
得潛扼中其要害李雖稍涉權譎畢竟婁江亦多此一
揭旣決計高卧安得循黃扉故事嘵嘵於三千里外也
今揭刻集中

四宰相報恩

昔人以塵埃中物色爲難遇其偶中則受報不輕近代
嘉靖間三四宰相俱有可紀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欲
就選而山陰人蕭鳴鳳止之謂其支干當正位首相蕭

自言星命亦當至二品其後張果大拜時蕭以副使擅
咎知府廢罷張思前言且感其意起用之欲引爲正卿
以符前說蕭官至布政而卒亦二品也餘姚人楊大章
潦倒宦途久矣其受業門人呂文安童子時受其恩及
大用引至刑部侍郎楊已篤老不堪煩劇屢稱病在告
世宗厭之勒令閑住去則年已八十餘矣江西人聶豹
初任華亭知縣時徐文貞爲諸生甫童丱聶器重之引
爲同志且與講王文成良知之學徐卽聯第驟貴至宰
相則聶久放退家居徐以兵事特薦之由副使二年而
至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其超峻幾與張桂等皆文貞

一人力也連歲虜大入聶一籌莫展上怒勅令閑住迨
穆宗登極文臣首舉名臣贈少保諡貞襄金陵顧尙書
璘撫楚時江陵張文忠登賢書以年少居後顧特呼與
結交手解犀帶贈之謂名位當過我且邀至衙署出其
幼子峻爲托比張當國顧歿久矣召其幼子入都與其
恩蔭其兄姪爭之張曰往日受若翁語不會及他兒也
蓋二尙書身後猶享眼力之報又非蕭楊兩人所敢望
矣

吉士不讀書

張永嘉之入相也去登第六年耳時嘉靖丙戌諸庶常

在館以白雲宗閣老呼之每進閣揖及朔望閣試間有不赴者并不引疾給解張始震怒密揭於上謂俱指爲費鉛山私人於是俱遣出外授官無一留爲史官者時去改吉士甫踰年耳故事散館期尙隔一年也內惟陸粲得爲吉士王宣得爲御史餘皆部寺知縣其中毛渠爲故相紀之子費懋賢爲故相宏之子楊恂爲故相廷和嫡姪皆切齒深仇故波及餘人內趙時春爲是科會元年僅十八亦止刑部主事耳次科己丑卽永嘉爲大主考取會元唐順之等二十人爲庶吉士時舉朝清議尙目議禮貴人爲胡虜禽獸諸吉士不願稱恩地以故

亦恨望之且皆首揆楊丹徒所選益懷忿忌比旨下改授甫數日又密揭此輩浮薄非遠到器於是奉旨邇年大臣徇私市恩立黨於國何益自今永不選蓋猶指宏并侵一清也於是敎習大臣停推新吉士亦不入館讀書卽以應得之官出授皆部寺州縣僅王表得給事胡經等得御史蓋科道三人而已然次科壬辰又收吉士二十一人留者七人永嘉爲首揆不能止矣方順之等之改部屬也吏部尙書方獻夫建議翰林額載本有定員今濫於常額乞量增數員有弗稱者俱令外補詔如議行侍讀侍講修撰舊二員今增爲三員編修檢討

舊四員今增爲六員上命舊爲令今詞林充斥不止數倍於前雖三堂盛事不免盪脫校書之誚矣

宰相別領

宋之盛時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蓋崇釋教也有領玉清昭應宮使者則以奉天書崇道教也至王安石以間局處請告者宮觀遂爲廢退所得至徽宗置上清寶籙宮使以宰相專領則又真掌道教矣若王黼以元台領應奉司雖鄙褻類宦寺與前秉二氏教者稍不同其爲失職則一也元時有仁虞院以首相領之蓋鷹坊也又有玉宸院則教坊梨園亦加官至平章事此胡俗不

足言而鼎鉉之辱極矣本朝雖不設宰相而政本歸之內閣重則師保次亦卿佐兼殿閣之官除知經筵及書史總裁更不他領最爲得體至嘉靖初張永嘉以首揆屢領南北郊工程李任邱以首揆夏貴溪以次揆審刑部囚高新鄭於隆慶間又踵行之雖肆意兼綜實自貶威重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卽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今爲風紀重臣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

禮暴貴又起大獄以媚郭勛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
下三法司官刑部尙書顏頤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
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戊辰者百
餘人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尙書仍掌
院事次年晉宮保始歸閣趙因高新鄭踞吏部欲非時
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
趙多所牴牾察完未匝月高卽嗾門人吏科都給事中
韓楫論其庸橫趙辨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臣所能也
臣直庸臣耳若拱乃可謂橫且有楫爲之腹心羽翼他
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則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

本末然總之非制也○張寅卽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
著辨者亦衆後蔡伯貫於蜀被擒其讞詞中載其事
甚詳雖永嘉以一時私臆且邀上命刻欽明大獄錄以
箝天下而是非終不可滅福達孫仍以叛誅庚午高趙
同事所斥謫臺垣如魏時亮陳瓚等數人俱先後起廢
登八座稱名臣則閣臣領憲亦未足爲重也

宰相出山

成化以後宰相四人閣者惟嘉靖中張永嘉夏貴溪二
人張最後起至金華病歸旋卒夏最後起以少師降尙
書甫去國而羅極刑三人者爲費鉛山最後居首揆僅

二月暴病卒俱不利之甚者再入閣者成化中李南陽
丁憂奪情其年遂卒商淳安以直諫去位正德中楊新
都再入至嘉靖初以議禮去尋削籍楊丹徒再入以受
賂罷去尋削籍翟諸城再入以二子中式被劾削籍桂
安仁再入卽病致仕卒隆慶初高新鄭再入今上登極
中旨見逐萬厯間王山陰再入以爭冊立自免更無一
得善去者至若嘉靖之初起謝餘姚於田間謝林居二
十二年負天下重望抵任僅五閱月悒悒不得志而歸
其初去時以少傅居次輔再出仍位楊文襄下官亦無
所加是又多此一出矣近年王太倉甲午以首揆得請

丁未再召當國堅卧者五年終不出以至於歿然而攻
擊四起哭子哭孫憂撓無一日寧是又多此一召矣盛
滿難以久居得意不可再往信哉

發餽遺

古人不受暮夜特持已嚴耳不聞發人餽遺爲自己功
名地也自嘉靖間張永嘉相公發徐崦西少宰餽後惟
見隆慶間今大中丞三原溫一齋純爲給事時發原任
兩廣總督劉燾廿四金之餽時劉已起右都御史提督
神樞營奉旨以原官致仕故南太宰諸城邱月林樞爲
給事時發湖廣巡撫都御史方廉五金之餽方罷官歸

今上乙巳年中丞褚愛所銑爲總漕發荊州知府倪棟

二十金之餽倪罷官歸四公俱清修名碩議者尙以過

刻議之近年則戶科都給事中李蒼門應策發祥符知

縣王興二十金之餽王得重貶李奉溫旨見褒王後復

漸振今爲郎署李歷官左通政乙巳內計以浮躁褫級

至今未出也士君子持已不媿四知足矣至於尋常交

際尙有不止此者若以一時近名阻人榮進揆之天理

或亦未安○徐縉以陸粲座主爲永嘉所誣沒後得昭

雪劉燾以邊功著後亦再出獨方與倪遂不振倪爲南

駕部郎處置馬快船一事爲百世利王弇州稱爲材諧

名臣真非虛語頃丙午丁未間再登啟事而說者復改之謂爲浙黨以朱金庭相公桑梓故也

兩張文忠

嘉靖初之張永嘉今上初之張江陵皆絕世異才然永嘉險江陵暴皆果於自用異己者則百端排之其所憑心膂又皆非端人所以不得稱純臣永嘉之初起也倚桂文襄爲先登未幾自以英敏結上知與桂隙日開而用同事者霍文敏爲爪牙如楊遂菴一清之與陸貞山給事衆謀逐永嘉已得旨去位非霍起而代辨永嘉殆矣旣而遂菴罷貞山貶形勢已固而霍憂去始寄腹心

於汪榮和於是相業日卑矣汪之陰賊貪詐士人所不齒非桂霍可比擬如誘彭澤薛侃以陷夏貴溪且專疏劾夏矣夏既得白復哀請於夏謂疏出永嘉非其本意至永嘉傾陷徐崦西籍少宰一事皆汪一人力主之其他杖謫言官排逐正人必攘臂爭先永嘉自庚寅當國汪卽以是年總憲又三年而得太宰與永嘉終始者七年張去而汪逐矣江陵初得柄亦矯矯自任丙子已前其設施儘自可觀自爲劉念臺所糾而漸用王陽城王夷陵等入幕陽城以掌銓司黜陟夷陵以少宰爲鷹犬追奪情諸事起而隄防盡裂矣夷陵之忍毒不能如汪

榮和而卑佞過之矣至糾合臺垣爲之角距動借白簡
鋤去非類則又永嘉所不爲者永嘉因李福達一案以
結歡翼國公郭勛此事最得罪名教若江陵之厚成
公朱希忠兄弟直以門客畜之用其苞苴以交通中貴
耳非如永嘉之諂附翼國以媚上也永嘉之再相也昭
聖皇太后屢言之上謂今日得與若爲母子皆張少傅
力因之召入江陵異眷尤出永嘉上然今上幼冲慈聖
皇太后日以張先生親受顧命社稷臣耳提之以故寵
得竟其身嗟乎柄國者非藉手官掖亦安能久擅大權
哉永嘉險忮非一端而傾吏部左侍郎徐縉一事尤爲

可恨縉號崦西吳人也其門生陸貞山亦吳人俱厚楊
遠菴而上眷徐厚次將大用永嘉恐其續遠菴之脉不
利於已陸劾張䟽出益疑恨之適有監生詹榮者恨縉
因訐其私事人皆不直榮而永嘉忽參縉謂其夜以刺
投入開具黃精白蠟諸珍異比索其人則并賄俱逃去
矣上信之下之都察院時汪榮和掌院卽欲實徐罪賴
史鹿野道爲僉院力諍謂事涉曖昧不可懸坐汪大怒
并史語奏之上始悟徐得閑住去而史竟引誣告律反
坐詹榮罪張汪亦不能救蓋徐少宰昏夜之餽俱諸人
僞爲之真同戲劇似狡實愚可發一哂此又江陵所不

屑者江陵於世宗實錄極推許永嘉蓋其材術相似故
心儀而託之贊歎弇州謂二公事業相去實不遠而永
嘉之絲素矣此語固不謬但馬西元汝驥作呂仲木柟
行狀云永嘉暴橫其鄉侵人田宅無算既死浙御史欲
直之霍文敏爲保全其家時仲木爲南禮侍與霍同僚
因與霍書責其阿私黨奸云云則弇州言又未必然史
又稱孚敬以廢寺建敬一亭寶綸樓凡興役必役民夫
爲巡按御史周汝員裁抑乃訐汝員上命浙江福建會
勘則孚敬居鄉之不法可知也

野獲編卷七終

野獲編

卷七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八目錄

內閣

二相詩詞

宰相讞獄之始

禁苑用輿

金書誥命

命名被遇

嚴相處王弇州

計陷夏嚴

宰相黥貨

權臣籍沒怪事

籍沒古玩

籍沒二相之害

嚴東樓

居官居鄉不同

遠婚

嫉諂

呂光

直廬

宰相世賞金吾

大臣用禁卒

兩給事攻高相

邵芳

新鄭論事矛盾

華亭故相被脅

攻保公疏

保留宰相

大臣被論

繇綸簿

宰相時政記

新鄭富平無後

陳飛

顧文康陸少白

諛墓

五臣

野獲編卷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二相詩詞

嚴分宜自爲史官卽引疾歸臥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
鈴山堂藁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爲長城蓋李長
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夏貴溪亦能詩然不甚當
行獨長於新聲所著有白鷗園詞藁豪邁俊爽有辛幼
菴劉改之風其謀復河套作漁家傲詞亦其一也二公
故風流宰相非伏獵弄麀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夏

之蘇夫人亦工詩餘更是作家

宰相讞獄之始

慮囚雖大事然刑部大理寺乃專責也朝審主以冢宰
熱審主以中官已屬侵越若宰相則不問決獄自古已
然惟洪熙元年會命內閣學士同公侯伯府部堂上官
會審重囚至成化初元而罷之時李文達當國其保相
體多矣又至嘉靖十五年冬上特命少傅大學士李時
夏言同武定侯郭勛審刑部重囚釋放應死者凡六十
八人時以爲太縱然此舉因改獻皇廟號及恭上章聖
太后徽號大需宇內其時赦書中未行卽有刑部具題

請敕大臣會法司審卹之條矣以故特遣賜敕行事本係一時曠蕩之恩比至竣事之後三臣再請遍行天下遵照京師一體審恤上允其議其事在閏十二月弇州誤記作是年三年熱審因以爲不遣內臣之證則失實甚矣此後惟隆慶四年兼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自以意請朝審主筆蓋專爲王金一案借以陷徐華亭旣非故事亦非上意屬之也

禁苑用輿

嘉靖間供事內廷奉元修者宰臣嚴分宜以衰老得賜腰輿至八十再賜肩輿爲古今曠絕之典其同事而恩

眷稍下者則有夏文愍翟文懿俱賜乘馬二公因私用腰輿上聞以爲僭心銜之夏被禍翟被逐已貽於此矣二公之恣不必言但今西內宮址前尙豎二石碑刊官眷人等至此下馬則當時御前婦寺輩皆非徒步矣又貴璫輩承恩有賜內府騎馬者最貴則云著於內府坐橈杙其製如腰輿而差小直舁至乾清宮至今尙然何以當國首臣供奉離宮又非朝宁比反不得與婦寺埒也。先時與夏貴溪同直者有武定侯郭勛等亦賜乘馬後則徐華亭郭安陽嚴常熟李興化董吳興袁慈谿諸公皆未聞有得腰輿者何論肩輿若成國朱氏兄弟

咸寧侯仇鸞駙馬崔元錦衣帥陸炳輩皆右列纓弁雖同在直廬益不敢望矣

金書誥命

今制惟封王拜妃用金範于冊及給功臣鐵券則字用金填至於告身雖貴極上公但墨書而已今上初年刑部尙書王之誥以前任邊功進太子太保封贈四代乃賂主者得金書誥命後爲言官所糾上命改正而宥其罪王爲江陵兒女姻然抗直不肯附麗且時進逆耳爲世所重疑其不應僭侈乃爾後乃知亦有所本世宗朝夏文愍言以一品得誥遂創爲金書時夏貴寵冠廷

臣且司誥勅者皆其屬吏惟所頤指臺省亦懾其燄莫敢救正卽此一事其驕恣已甚且幸上事元修無暇省覽蓋膽大合之器小宜其掇奇禍也

命名被遇

宋米元章潔癖擇壻久不得人有士人名段拂字去塵者米大喜曰拂矣而又去塵真吾壻也遂妻以女段卽高宗時詔附秦檜拜參知政事者我朝世宗極重命名如甲辰狀元以夢聞雷卽取秦鳴雷爲首至己酉年嚴分宜獨相請加閣員時會推數人俱不當上意適數日前言官建白有重治本事爲起語上領之遂點茶陵張

文毅餘姚李文安二人蓋張名治李名本也李時爲祭
酒名最居末忽承特簡舉朝駭之久乃知其故茶陵拜
踰年卽卒餘姚在相位十三年以憂歸至今上丁亥始
終於家蓋林下又二十七年二公末路又不同如此○
姓被遇者如宏治丙辰上拆進呈卷得朱恭靖希周因
謂首揆徐文靖曰此人乃同國姓徐曰其名希周周家
卜年八百遂欽定爲第一蓋兼姓名得之又今上癸未
得吾鄉朱少宰乙未得金陵朱宮諭俱以國姓掄大魁
聞亦出聖意特拔其以名近似而落者如以孫曰恭爲
孫暴徐鏐爲害今俱不得狀元

嚴相處王弇州

王弇州爲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怱卿方總督薊遼姑示密以防其伎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謔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訶誚之世蕃益恨望日譖於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賴徐華亭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後分宜因唐荆川閤邊之疏譏切思質再入鄢劍泉懋卿之贊決遂置思質重辟後嚴敗弇州叩闕陳寃時華亭當國次挨新鄭已與之水火正欲坐華亭以暴揚先帝過爲市恩地因昌言思質罪不可原

終賴徐主持得復故官而卹典毫不及沾鄆與新鄭俱
思質辛丑同籍也嚴徐品行不待人言而弇州每於紀
述描畫兩公妍醜無不極筆雖於恩怨太分明亦二公
相業有以自取之新鄭秉政瑕瑜自不相掩弇州第其
功罪未免有溢辭且詞及簠簋則未必盡然也當華亭
力救弇州時有問公何必乃爾則云此君他日必操史
權能以毛錐殺人一曳裾不足錮才士我是以收之人
咸服其知人○世宗遺詔盡起諸廢臣其老疾者許加
銜致仕華亭同邑馮南岡思以南臺直諫論大辟緣乃
子行可請代得赦出編成家居三十餘年矣年已衰甚

尙望徐念桑梓特大用之竟以老例加大理寺丞致仕
其少子學憲時可恨之每書徐相事必苛索痛詆畧似
弁州之報嚴

計陷夏嚴

夏桂州主復河套欲爲書生封公侯計至作漁家傲曲
徧令人屬和以爲功在漏刻至世宗入仇嚴之譖始驚
怖自辨諉出套之罪於曾銑上終不聽以至西市之慘
此何異蔡元長主復燕雲及送其子攸北征詩云百年
信誓須堅守六月王師盡少休又云身非帷幄若爲籌
蓋諉伐遼之罪於蔡攸比金人入犯京終不免潭州竄

死初同一任事後同一卸責然蔡預策北征之必敗而
夏不能料套功之無成其識見相去遠矣當夏未下獄
時適陝西澄城縣有移山之變事在嘉靖二十六年七
月二十一日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始入奏時上方修
長生祈福而元旦得寶封且正值曾銑出塞失利之期
上震懼且大怒而嚴介溪授真人陶仲文密計令譖夏
於上謂山崩應在聖躬可如周太史答楚昭王故事移
於將相又私語大璫漢世災異賜三公死以應天變又
密疏引翟方進事而夏遂不免矣上元旦卽下聖諭謂
氣數固莫逃亦不可坐視者是也夏死後十四年爲壬

戊歲嚴氏敗亦由術士藍道行扶乩傳仙語稱嵩奸而陷忠上元不誅而待上誅時皆云徐華亭實使之蓋夏嚴受禍皆出讐口而扶乩更巧於占驗矣當其同在事時嚴之事貴溪如子之奉嚴君唯諾趨承無復僚友之體夏故淺人遂視之如奴客嚴雖深險然爲華亭所籠絡移鄉貫結婚姻時時預其密謀因以心膂相寄不虞兩公各懷腹劍陽托丙魏房杜之同心陰學勾踐沼吳之故智可畏哉嚴之殺夏陰佑之者陸炳崔元也嚴旣逐後乃子世蕃再以逃軍被重劾時華亭意尙猶豫而同里人楊豫孫范惟不進謀不如殺之以絕禍本徐始

憬然悟而棄市之旨下矣陸崔武人不足道華亭所善
兩公俱名士大夫惜哉華亭謝事高中元亦欲殺之然
而仇隙久著且舉動明白不設陰謀如曹操議除楊彪
尙有英雄氣

宰相黷貨

士大夫黷貨無厭者固云醜觀下流然爲子孫計或是
一理古來宰相如秦會之者其子秦熺固其婦翁王仲
山之孫而故相王圭之曾孫也於秦氏何預乃積鏹俸
帝室至死後四方珍異猶集其門且欲以熺嗣爲宰相
抑何愚耶世廟末年嚴分宜縱其子世蕃受賂以致於

敗初聞故老云世蕃亦非介溪子余未深信及聞趙浚
谷中丞爲吏部郎中王與齡行狀直云世蕃爲螟蛉子
則分宜固無後也名穢家滅爲千古笑端是誠何心嘗
見大璫用事者其貪墨或十倍於縉紳而江南富僧蓄
貲巨萬瓶鉢之餘至儕程卓此輩肝腸定與人殊何足
深尤但士人效之則汚齒頰羞史冊耳○正嘉以來宰
相無子者數人如李西涯之清苦無復可議曹健齋元
之穢裂不足掛齒若楊遠菴之急於明人夏桂溪之侈
於奉養袁元峯之溺於女嬖雖交際稍通融尙是高明
之過最後高中元平日以素絲自豪卽彈章滿公車未

有訾及其守者惟弁州以簠簋議之說者謂出於對筆
直至近日嗣子輩爭產始知其家之厚人之難知如此
權臣籍沒怪事

元載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兒三十七秤王黼黃雀鮮堆
至三楹童貫劑成理中九千斤賈似道果子庫內只糖
霜亦數百甕此猶云食物也嘉靖間籍沒嚴分宜則碧
玉白玉圖碁數百副金銀象棋亦數百副若對局用之
最爲滯重不堪藏之則又無謂真是長物然收藏法書
名畫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圖特起大獄而終不得則貪
殘中又帶雅趣較之領軍鞋一屋似差勝之○聞籍分

宜時有褻器乃白金美人以其陰承溺尤屬可笑蒞事者謂非雅物難以進上因鎔成鐵以充數

籍沒古玩

嚴氏被籍時其他玩好不經見惟書畫之屬入內府者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卽唐宋名蹟亦然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而長君希忠尤多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後朱病亟漸以餉江陵相因得進封定襄王未幾張敗又遭籍沒入官不數年爲掌庫宦官盜出售之一時好事者如韓敬堂太史項太學墨林輩爭購之所蓄皆精絕其時值尙廉

迨至今日不啻什伯之矣其曾入嚴氏者有袁州府經歷司半印入張氏者有荊州府經歷司半印蓋當時用以籍記掛號者今卷軸中有兩府半印並鈐於首幅蓋二十年間再受填官之罰終於流落人間每從豪家展玩輒爲低徊掩卷焉但此後黠者僞作半印以欺耳貪之徒皆出蘇人與徽人伎倆贗跡百出又不可問矣○自江陵與馮保籍沒後上用法益嚴凡有犯者不貸後來如富民徐性善之屬旣以法見籍而司禮掌印大璫張誠得罪併其司房錦衣南鎮撫司僉書霍文炳者亦俱沒入霍用事久其橐不貲又如故太監客用之屬亦

從此例羣小因妄測上有意實左藏至奸徒王錦襲王
守仁輩密告先世曾寄重貲於楚府且及故大司空延
安楊晴川先楊先被籍而差官同守仁往勘楚府者還
奏所列無一實狀守仁卽下獄論斬於是凶黨震懼天
下益服上英斷云○霍文炳之被籍有一空房爲江右
一詞臣賃居其下有伏藏數萬金或云詞臣發之掩爲
已有巡城御史況上進露章於朝詞臣削籍去其事之
有無不可知然此公理學名臣官至坊局時望甚重是
年丁酉已定南京主考忽被污見斥其程策無所用之
遂以畀相知二人因有應天河南二錄雷同之事阿堵

作祟宛轉蔓延一至於此奇哉

籍沒二相之害

籍沒罪人貲產在前朝不能盡紀如世廟末年之籍嚴
分宜時世蕃聞重劾先往戍所而其子紹庭爲緹帥馳
急足歸報乃祖預匿諸珍寶於所親厚及欽遣使者至
所籍不及額之半於是株累其姻友以至無辜俱嚴刑
賠補如鄢懋卿萬寀輩受其卵翼爲之角距以取富貴
固不足惜而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亦可哀矣
今上癸未甲申間籍故相張江陵其貽害楚中亦如之
江陵長子敬修爲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

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
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局鑰之
悉見啖於饑犬太慘毒矣其後追逮王少宰曾司空所
寄頓終不及數上亦用大臣言畱田千畝以贍太夫人
先是馮保籍後亦已畱衣二箱銀千兩僅降南京奉御
去矣廢遼庶人憲櫛之太妃遂借端歸罪故相求復國
賴上聖明不聽然遼故宮已先被上賜加拓爲故相第
宅太妃因得以有辭夫此污瀦不祥之地江陵公何所
見而偃然居之當時亦何以不撤毀而歸之上相真事
理之難解者迨江陵籍沒後此第又入官爲衙署矣○

分宜同時有義子趙文華贅於吾郡因征倭事與胡宗憲同追所侵軍餉趙已死其子襲治二十餘年追不滿數至累其壻屠御史叔方者時尙爲孝廉賄至三萬金郡中又僉派富戶包認拆其第每一椽亦勒價三兩鄉人受毒不可言其後今上丁酉籍沒大璫張誠司房霍文炳致累鄒泗山德溥官諭削籍追贓又不足言矣

嚴東樓

嚴分宜敗後乃子世蕃從粵東之雷州戍所私歸偕其密友羅小華龍文游樂於家園廣募壯士以衛金穴物情甚駭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訴之有司不敢

逮治袁州推官鄭諫臣者稍爲申理輒罹其詬詈且有入奏之語鄭乃與上巡江御史林潤謀直以聞之朝謂世蕃招集勁勇圖不軌且與龍文日夜詛上時世宗方在齋宮祈長年見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潤拿來京疏下時林已自差歸署而先大父爲儀郎同鄉孫簡肅植在南臺掌憲素相知偶謁之乃密告曰昨三更林御史警門而入出劾世蕃疏相示卽統兵星馳入江右矣南中尙未有知者而蕃子紹庭尙在錦衣已先調得報之卽偕龍文南返戍所甫至雷州林追兵躡至就縛龍文至梧州得之至都用叛臣法與龍文俱死西市林以告逆

功陞光祿少卿尋以都御史撫江南未幾病見世蕃爲
祟如田蚡叩頭狀竟卒按此獄實出華亭相公意世蕃
不能爲厲於平津而但求償於發難之臺臣蓋徐之福
祚時正未艾也○初徐華亭爲分宜所猜防乃以長君
太常璠次女字世蕃所愛幼子分宜大喜坦然不復疑
及世蕃逮至將就法則此女及笄矣太常晨謁乃翁色
怒不言偵知其意遂酖其女以報華亭駭然領之不洩
日而世蕃赴市矣世蕃肥白如瓠但短而無項善相者
云是猪形法當受屠○羅小華故徽州人有才慧因爲
世蕃入幕客入制勅房爲中書凡通賄皆屬其道地因

致巨富後亦同嚴籍沒其子名六一者林劾其通倭詔
下捕之因逃去後赦還尙不敢名龍文子改姓名爲王
延年從楚中吳明卿先生學詩時游吳越間以鬻骨董
自給有父風

居官居鄉不同

嚴分宜作相受世大詬而爲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
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焦泌陽在武宗朝黨
附逆瑾與張西麓絲同科流賊劉六劉七過其鄉索焦
不得至縛梟爲人跪而斬之云爲天下誅此賊其見惡
如此乃近日中州舉入鄉賢王岵雲方伯爲文祭之蓋

以泌陽邑人至今猶思之也可見居官居鄉自是兩截
事又如江西臨江人朱璉爲御史時媚張江陵爲入幕
第一客聞其在家却忠厚安靜鄒南臯先生亦與相善
此張雨若汝霖兵部爲予言者張曾令其地知之甚詳
朱爲江陵辛未門生卽畱奪情時言老師不聽主上挽
畱徇私負國門生便入疏參老師矣卽其人是也又同
時邢子愿佩侍御居鄉居官並有令譽爲其同年一御
史所引與江陵及王彝陵相善遂廢不起此又當別論
非前諸公等倫也

遠婚

近代遠結姻者如嘉靖間松江徐文貞之結陸劉二緹
帥皆楚人今上初年西粵光祿卿蔣遵箴之壻於安肅
鄭大司馬皆有所爲世人多知之近年吾鄉陸工部

基

恕與江西安福劉胄君孟銑聯姻相去三千里劉爲畏

所臺侍御之子陸爲莊簡太宰之子俱用任子相歡稱

氣誼交然往還殊不便也因憶李文達公賢以中州而

納休寧程篁墩爲壻已屬可異而傳紀中又紀文達一

壻爲衍聖公孔宏緒李公何以好遠遣女乃爾羅彝正

糾李奪情是本朝有數文字然並不撫拾他語具見正

直人未有不忠厚者使在今日卽壻程孔二女事不知

如何描寫矣其後衍聖公孔宏緒終以淫虐殺人奪爵
○正德中大學士曹元京師人也其婦翁周文端諱則
山西陽曲人

嫉詔

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無過華亭
江陵二公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
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
金錢海內爲之側目張文忠爲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
而誹議之比及當國遂欲盡滅講學諸賢不無矯枉之
過乃其喜佞則又百倍於華亭諛之者伊周不足重以

舜禹至身後有勸進之疑亦自貽伊戚也王太倉以忤
張起用間望重天下力挽頽波如甲戌分考門生陶蘭
亭比部賀文其詞稍溢美其制稍華侈遂至面叱遣還
陶後屢躋不振太倉畧不援手獨喜癸酉鄉試門生李
修吾中丞謂其抗直不阿海內稱爲第一流究竟晚年
密揭一事爲中丞所賣似亦未深知李底裏也辛丑以
後礦稅肆虐而江淮爲最李時正撫江北巧制稅監陳
增致程守訓等於法其功亦不細蓋學力多得之裨闔
云

呂光

呂光者浙之崇德人別號水山又名呂需少嘗殺人亡命河套因備知阨塞險要遇赦得解走京師以其復套策干曾石塘制臺曾以聞之夏貴溪夏大喜因議舉兵出蒐如呂謀分宜以挑釁起禍間之世宗兩公俱死西帝晚年游徐華亭門爲入幕客徐爲高新鄭所恨授旨吳之兵使蔡國熙至戍其長子氓其兩次子籍其田六萬呂詐爲徐之奴持徐乞哀書伏哭高公庭下如申包胥故事高爲心動至高夫人亦感泣勸解高入閣條旨謂所擬太重令地方官改讞其獄未結而高去位徐事盡化烏有矣駟俠至此可怖哉呂後游輦下以貲得官

年已七十餘予幼時亦曾識面真傾危之尤也

直廬

撰文諸臣初不過一二宰輔既而郭勛崔元以勛爵入
陸炳朱希孝以緹帥入李春芳董份等以學士入人數
既增直房有限得在列者方有登仙之羨不復覺其湫
隘且房俱東西向受日良苦惟嚴分宜最後得另建南
面一所甚寬潔且命賜白金範爲飲食器及他食物甚
備分宜處之凡十餘年分宜遂卽以居徐華亭徐徙居
其內亦五年嚴之晚節以屢出直見疎徐懲其敗每遇
上命到閣理事或賜沐至家輒云在外反不樂且戀念

聖躬起居不忍暫舍而出上以是益憐愛之高新鄭最
後入直具辨胡給事疏中云所居凡四層十六楹最做
則亦分宜公直房之亞矣

宰相世賞金吾

錦衣爲右列雄俊第一然必以賞功世及非大帥卽元
樞未有及輔臣者以故正德中李長沙等四公俱力辭
平流賊之賞梁南海之子次攄自以納級錦衣舍人冒
功僅得百戶嘉靖中葉嚴分宜尙以孫效忠冒嶺南功
拜千戶尋劾罷蓋此官不輕畀如此惟世宗初紹論羽
翼功輔臣楊新都延和蔣全州冕毛東萊紀俱得世襲

指揮使及同知等官然終謙讓未拜旣而翟諸城鑾以
行邊功特拜千戶卽授官其子矣夏貴溪薄錦衣不屑
就思開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於敗嚴分宜懲其事
但用擒虜功以其孫鵠受正千戶且卽於南鎮撫司管
事則現任輔臣子孫所未有也徐華亭緣此亦得世錦
衣不復辭而穆宗朝高新鄭張江陵亦以軍功得千戶
至今上初年張江陵之子簡修遂進指揮理南司如嚴
氏故事未幾削奪亦與分宜同今閣臣世廕錦衣者惟
楊新都之孫宗吾翟諸城之子汝敬徐華亭之曾孫有
慶俱承襲用事他未見盡拜官也

大臣用禁卒

古來宰相擅權畏禍者自李林甫以金吾卒搜捕街曲爲異至憲宗朝宰相武元衡被刺死裴度繼相復用騎士呵衛南宋則秦檜爲施全所刺亦加禁軍扈從本朝旣無宰相亦少擅權大臣惟宏治初年馬端肅

文升爲

兵部尙書承憲宗末年武弁冒濫之後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於是怨家引弓射入其門又爲飛書撫其過惡射之東安門內上乃給賜文升錦衣騎士十二人爲之衛世宗新卽位楊文忠

廷和

爲首揆汰去諸衛及內

監冗員至十四萬人因有挾刃伺之入朝輿傍者事聞

詔以京營卒百人護廷和出入蓋不特權奸專恣爲時
憤嫉卽鼎革之時如馬楊二公俱一代名臣稍裁佞倖
遂幾不免矢刃蓋任事之難如此若天順間兵部尙書
陳汝言代于肅愍專橫貪肆亦爲仇家所伺命給卒衛
之後竟以賄誅此林甫之徒耳。夏言亦用禁卒出入
西內則以贊上事元也

兩給事攻高相

新鄭直廬想是嚴常熟故居蓋是時嚴甫去位而高正
自春卿入閣矣時高無子乃移家於西安門外晝日出
御女抵暮始返直舍時上已抱疾漸深不復日修齋醮

高因得暇以遂其私且度上必不能起稍徙廬中器物出外此則不獨高一人也會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者劾高專引此二事力攻之時皆謂華亭實與聞禍且叵測高聞駭懼而上迫彌留不克有所可否比上崩當下遺詔徐又獨與門人張居正屬草不以商之同列高自以新帝潛藩肺腑臣益恨之切骨不可解矣應嘉後以他事外謫量移至參議聞新鄭召還閣兼掌吏部驚悸而卒或云其膽已破裂矣高再相又三年而穆宗不豫戶科給事曹大野疏論高大不忠十事其首曰上服藥既久中外憂惶而拱方與刑部侍郎曹金結姻舉樂大

宴其次曰東宮出閣講讀敢圖便安以二八日方入叩頭果於慢上無人臣禮二事亦罪在不貸次揆張江陵所授也時上已憤甚僅批妄言調外任拱辨雖留而無褒詞未幾上賓天今上甫卽位高遂去大野驟進清華不數十年以中丞撫江右矣同一言官同一受嗾又同攻一人同在兩朝末命時而幸不幸如此

邵芳

邵芳者號楞朽丹陽人也穆宗之二三年華亭新鄭俱在告家居時廢棄諸公商之邵欲起官各贖金合數萬使覓主者邵先以策干華亭不用乃走新鄭謁高公初猶

難之既見置之坐隅語稍洽高大悅引爲上賓稱同志
邵遂與謀復相走京師以所聚金悉市諸瑰異以博諸
大璫歡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遺物也高公貧不任治此
奇寶吾爲天下計盡出橐裝此公爲壽時大璫陳洪
故高所厚也因賂司禮之掌印者起新鄭於家且兼掌
吏部諸廢棄者以次登啟事而陳洪者亦用邵謀代掌
司禮印矣時次相江陵稔其事痛惡之及其當國授意
江南撫臺張嶠峽佳眉誘致獄而支解之時張并欲殄
其嗣邵有培沈湛源名應奎者文士而多力從其家重
園中挾邵二少子於兩膊踰垣以出而守者不覺也沈

亦奇士今以乙榜爲國博與余善。○初邵在耿司徒楚
同坐中間有客至避之軟屏後潛窺之旣出問耿曰來
客爲誰耿曰此江陵張太史也邵長歎曰此人當爲宰
相權震天下此時余當死其手後果如所言又金埴于
中甫比部爲余言邵於書室另設一小屋榜曰此議機
密處來者不得擅入此等舉動安得不敗邵與呂同時
而先死呂數年前尙無恙弇州紀耿楚侗座客事屬之
何心隱蓋記憶偶誤然心隱亦江陵所深嫉因示意楚
撫王之垣按臣郭思極寘之法心隱每大言欲去江陵
不難其徒皆信之以此媒禍後聞見收逃至婺源縣而

郭御史之捕卒追討縛之後御史趙崇善訟心隱冤徵
反坐撫按罪上以心隱罪自當誅不聽趙疏云何與江
陵本講學舊友雖屬訛傳然非邂逅相識可知矣。江
陵最憎講學言之切齒卽華亭其所嚴事獨至聚講卽
艷然見色豈肯與一狂妄布衣譚道時楚人李幼滋爲
工部尙書正江陵入幕密客素以講學爲心隱所輕故
借江陵之怒以中之又耿楚侗亦厚心隱曾勸王中丞
貸其死而王不從其後李卓吾尤喜稱之故得罪四明
受禍亦畧同

新鄭論事矛盾

新鄭掌銓適當法司會審重犯意欲平反王金之獄以
陷故相徐華亭乃自請云臣以首揆行冢宰之事宜往
獻因極論王金一案爲非云議事者假先帝爲辭謂金
等進燥藥丹藥致大行悞服又用麝香附子熱藥及百
花酒喫飲丹出發熱遂損聖體如此誣罔先帝爲天地
古今大變亟宜昭雪其言甚辨得旨再問而王金竟得
末減矣新鄭之意雖主於修舊怨然初擬弒逆則華亭
當國亦果未詳確使高得借以爲詞賴穆宗寬仁不深
究及穆宗升遐江陵爲次揆用馮保掌司禮印新鄭形
勢已危乃具疏草令所厚門人都給事程文宋之韓等

公劾馮保其第一款卽云保私進耶燥之藥以損聖體
先帝遂至彌留又引宏治十八年太監張瑜悞進藥餌
致損孝皇張瑜問斬爲據疏上留中而高逐矣夫悞藥
一也在世廟則確証以爲無在先帝則確証以爲有且
二疏俱刊集中明著俱出其手又何也蓋一報仇一去
偏故出言矛盾而不自覺遂爲有識者所窺○高公主
筆審決在隆慶四年九月至次年則又托詞歸其事于
吏部尙書掌兵部楊襄敏博矣蓋讞決中已無所關心
也

華亭故相被脅

隆慶間高新鄭再起以首揆領銓修怨華亭故相時海忠介撫江南以翦抑豪強爲己任而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故有才名以講學受知於華亭稱弟子至是入新鄭幕願治徐事自效遂起爲蘇松兵備大開告訐徐三子俱論戍爲氓同鄉通家子莫廷韓雲卿致仕同知袁履善福徵各以居間自任脅得數百金莫以明經優選袁

卽家補官出而今上登極高逐去徐事立解矣莫袁俱負俊稱知名當世此舉頗不爲鄉評所與莫終諸生袁後爲唐府長史坐事褫職問徒歸家老壽健飲啖暮年游金陵時馮其區爲祭酒馮少時故與袁諸子同社相

善至是有所關說馮不能盡從因構飛語中之歐陽比部白簡卽其筆也蓋才高性伎至老猶然居鄉與陸文定亦齟齬陸終不較然其警敏實一世少敵爲詩多奇俊語又頃刻數百言談笑風流後來未見其比王弇州其同年進士也亦口刺而心服之

攻保公疏

隆慶末年華亭爲御史齊康所攻實受新鄭旨也當時人心向徐因發兩人交構謀逐首揆狀至大小九卿給事御史有公疏有私疏合力攻高以保徐至戶部則葛端肅爲尙書獨不肯上而侍郎劉自強爲白頭疏上之

高去而徐得留矣至隆慶六年先帝已不豫而給事曹大野攻新鄭則受張江陵旨也於是六科十三道各有公私本大小九卿則各具公疏劾大野誣陷元輔而暗攻江陵大野謫去江陵大懼遂以中旨逐高而江陵當國矣一高新鄭也攻之保之俱非定論特皆爲勢所怵而高性粗疎前攻後保皆不得安其位至其後也丁丑江陵之奪情庚辰江陵之乞身無人不保舉朝如狂又詔穢令人嘔噦矣

保留宰相

保留宰相事不經見惟隆慶初留徐華亭者最多然以

與高新鄭者爭構有左右袒也萬厯丁丑至江陵奪情
保留則怪矣然猶曰吳趙沈艾等攻之使去位也庚辰
年江陵已病其求歸甚懇主上亦爲心動矣時大婚已
三年慈聖亦久歸政回宮聖齡將弱冠正太阿在握之
時使其得請可謂君臣終始兩無負矣而大小九卿則
吏部尙書王國光等太常卿陰武卿等各公疏留之言
路則吏科都給事中秦耀等山西道御史帥祥等亦合
衙門保留何也踰年後病不起身後旋受大僇亦豈非
諸公再誤之使上有騷乘之萌乎此風久革已三十餘
年至癸丑南宮試福清獨相上命主會試福清初無意

辭有大理丞前御史朱密所

吾弼

特疏勸駕語微涉調

見者駭愕然以時相方爲物情所歸無敢糾之者御史

彭天承

宗孟

露章彈之其硃語云輔臣遵旨自恪邪臣

獻媚堪羞云云疏雖留中而朱內媿閉門旋奉差去次年福清亦謝政朱慝南北兩臺所至有聲績此疏未必有他腸而舉事稍出格遂不爲識者所諒○朱奉差以冊封藩府行自來慶典無有法官者朱此差實爲拗見蓋朱註籍旣久無顏入班行政府借此差曲全其體面耳

大臣被論

隆慶初元兩京科道以及大小九卿爲徐華亭以攻新
鄭高中元少保凡二十八疏而高去究竟不能沒高之
雄才今上乙未科道爲孫富平以攻秀水沈繼山司馬
亦不下二十疏而沈去究竟不能掩沈之勁節近日丁
未戊申間言官復爲李淮撫以攻李九我閣學并及故
相王荆石少傅各不下數十疏王終不應召李遂杜門
六年而後行究竟不能污王李之清操蓋一時同聲附
和正如飄風疾雨久之天日自然清明物論之定固不
待蓋棺也○言事者須得實方動上聽如丁未戊申間
李九我之爲宗伯次揆趙南渚世卿之爲大司農真是

兩袖清風而言者至以簠簋饗之主上素重二人冰蘖
簡注最久見此等疏直一笑置之耳安能轉移聖意哉
又如焦弱侯太史不過一木強老書生丁酉年被劾時
給事楚人曹大成者至目爲莽操懿溫徒取有識掩口
更誰信之又彈李晉江諸疏往往指其學問之僻執持
之拗全是王介甫嗟乎介甫亦何可輕許人哉

絲綸簿

向傳閣中有絲綸簿爲擬旨底本無論天語大小皆錄
之以備他日照驗聞上初年爲馮璫其江陵相匿之以
滅其欺妄之跡或云正德初年已被劉瑾張綵藏去久

癸甲申年御史譚岳南

希思

耳剽其說遂疏請查簿下

落以還舊規閣中疏辨謂從無此簿亦初不聞其說上詰譚此語所從來令卽回話譚亦祇以傳聞臆對因重貶去簿之有無總不可知然代言視草尙須存藁豈有聖斷處分寄草創於近弼而條擬本案不留一字他日誰爲將順誰爲規正又何從辨之況六科俱有抄旨底案則閣中雖無故事特設此一簿亦宜○按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向見陸廉伯云絲綸簿爲廬陵楊文貞公所匿後文恪進內閣則底稿俱在但不名絲綸簿耳此語旣傳嘉靖初言官祖其說謂楊文貞謀奪情以此簿

奉王振甚者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所奪詔問簿與印所在令言者自來追還之言者伏罪乃已然則所謂絲綸簿者亦傳聞之說未必有此名也至謂爲馮璫張相所匿抑又夢中說夢矣又天順日錄云徐武功有貞奪門英宗復辟徐究出絲綸簿歸內閣此雖李文達之言然無所據文達文恪俱官揆地而言之不同如此

宰相時政記

宋世宰相俱有時政記以記一時君臣可否商榷之語以至軍國興革人材進退亦及之可備記注之缺如王安石之實錄授之蔡卞者至再撰國史盡竄執筆舊臣

亦其遺害也若李綱有靖康及建炎時政記雖兩當國

柄爲日無多所記甚備如姚平仲劫金人寨一事世皆

罪綱主謀今記中載欽宗手札往復甚明然則忠定受

冤非此書莫能明也蓋得失相半焉本朝無時政記惟

楊文貞

士奇

有三朝聖諭錄李文達

賢

有天順日錄李

文正

東陽

有燕對錄李文康

時

有召對錄俱記柄政時

諸事而不如宋人之詳若彭文憲筆記則又寥寥無足

採此外罕見宰相作此書矣近日張文忠

居正

亦有奏

對稿但俱手疏及上批答耳亦間及一二召對俱非關

大肯綮者蓋此公假借於中涓或要挾於禁掖不可見

之楮墨者居多遂并造膝嘉謨盡付烏有可歎也惟徐
文貞階有諭對錄抄本幼卽慕之頃始得從陳睂公借
讀其卷帙幾十倍西楊二李無論朝野大計卽醫藥齋
醮及官闈御幸無所不獻替不旬日復取去不及手錄
今徐氏子孫閤不出矣聞張文忠孚敬有書記對楊諸
大政者以付其子遜業今永嘉子孫微弱恐遂湮沒矣
○今永嘉公亦有諭對錄數葉行世但記救張延齡一
事耳

新鄭富平無後

新鄭高少師富平孫太宰初俱以重名大用後皆以太

剛去位未幾俱歿於里第俱無嗣孫爲臺臣時與徐華亭莫逆疏詆新鄭最醜二公道不相謀相去亦三十餘年及其在事擁戴之者俱衆然皆負素絲之名卽甚憎者無能以墨議之近年高繼子務觀務實等爭產各交章訟言遺貲百萬分授不均奉旨彼中撫按會勘頃富平身後羣從爭繼亦互訐于秦中諸當事謂太宰積鏹若干寶貨若干彼此構訟不結時西安推官程策爲之讞決處分於爰書中備列其數孫初下世桃李正繁恨程不爲稍諱遂以白簡謫程去兩公立朝錚錚卽微有可議何至溺情阿堵使有三尺之孤必不決裂至此古

人以無後爲酷罰信哉

陳飛

萬厯初蒲坂張鳳磐相公家有一僕陳姓善走一日能八百里蓋躡捷天賦非有他術因名之曰陳飛相公子名泰徵者庚辰南宮登第遣飛歸報先馳馬者一日夜已至河中府則全錄且在手矣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五百里後爲盜受健吏酷罰兩足遂攣然猶三百里也此外久不聞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初應募在戎籍後得異人傳授云一日夜可千里淮撫李中丞三才喜之至與分庭抗禮近已不能行聞爲忌者奪其囊中一小

鐵船去蓋卽其師所授也奪者又不得其秘呪如板橋
三娘子木人亦無所用之顧姓者余亦相稔近已改業
內外丹矣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

鼎臣

爲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

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
薪盡則析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稚共啖人訛責
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

起龍

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

狗作饌亦輟伽藍代爨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
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

同性俊爽同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強使
氣常與同里吳侍御慎庵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
袖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
爲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
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
吳乾笑無以答

諛墓

從來誌狀之屬盡出其家子孫所創草藁立言者隨而
潤色之不免過情之譽如考亭之狀張浚尙不免此何
論其他然如二十年前雲間徐文貞傳出其同里馮元

以時可筆中間刺譏非一至於營建萬壽宮一事謂文

貞創謀以奪分宜之寵又薦其長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工躡陞太常寺少卿此傳盛行人間後有語璠以不當用送者遂止不行因與馮成貿首之讐此後馮仕途屢躡輒歸咎徐氏下石至今相詬未已也元敏乃翁廷尉南岡恩之不召文貞不得辭其責而元敏作傳未免借筆舌報怨聞又其家所乞乃任情抑揚亦隘矣然馮元敏刻集中所載文貞傳則推獎過情無一貶辭是改本矣○近日見文貞諭對錄凡十餘卷俱世廟手勅及所答密疏中間商及齋醮及服食穢褻俱未免迎合卽建

儲大典聖意欲遲遲亦不敢顯諫大抵依違居多特不敢如分宜父子懷二心任上意於二王中擇一耳及景恭王就藩邸穆廟登宸極文貞遂以定策功著稱至壬午存問一詔爲江陵公視草特引羽翼先帝爲言而文貞功名寵眷遂爲近世僅見然諭對一錄其子孫何以不秘藏之致吾輩亦得寓目也

五臣

吳中徐天全

有貞

以閣臣封武功伯爲曹石所構因其

河功告身有纘禹之語謂爲不臣幾致伏法賴雷電示警得免然猶削奪官爵長流金齒衛今上己卯高昆倫

啟恩主應天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首題合場喧噪至江陵敗言官糾之謂其用禪受爲江陵勸進上意已動賴諸大臣力諍得解然亦盡削宗伯學士之職焚其三世告身可見神禹固非臣子所敢當也頃丁未爰立現任爲朱山陰起故相王太倉爲首揆而進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俱爲東閣御史康驤漢不楊建白疏有皇上新得五賢輔何異舜之有五臣則不言禹而禹在其中矣此等非分之譽在尋常文字尙不可況敢聞之君父耶賴上寬仁不詰責耳

野獲編卷八終